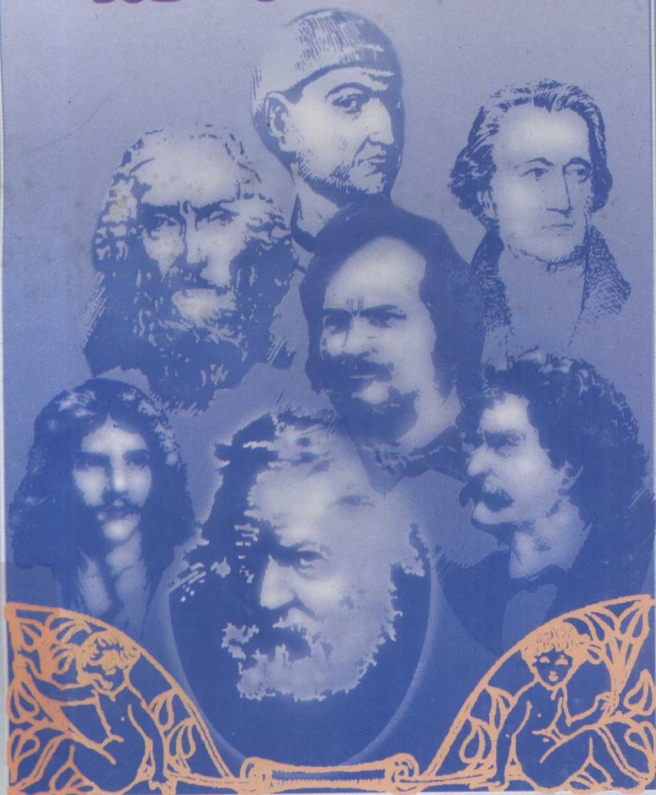


# 世界名著 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1

世界名著精华速览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目 录

|                        |               |
|------------------------|---------------|
| 两叶一芽 (印) .....         | 安纳德 (1)       |
| 日子 (埃) .....           | 侯赛因 (12)      |
| 老黑人与奖章 (喀麦隆) .....     | 奥约诺 (21)      |
| 痴心与浊水 (尼日利亚) .....     | 索因卡 (27)      |
| 乞丐罢乞 (塞内加尔) .....      | 法尔 (41)       |
| 渴 (坦桑尼亚) .....         | 穆罕默德 (50)     |
|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前苏) ..... | 索尔仁尼琴 (58)    |
| 交换 (前苏) .....          | 尤里·特里丰诺夫 (67) |
| 沼泽地上的人们 (前苏) .....     | 梅列日 (72)      |
| 死结 (前苏) .....          | 田德里亚科夫 (79)   |
| 忧郁的侦探 (前苏) .....       | 阿斯塔菲耶夫 (91)   |
| 女强人 (前苏) .....         | 阿尔布卓夫 (98)    |
| 小野猪 (前苏) .....         | 罗佐夫 (105)     |
| 外省轶事 (前苏) .....        | 万比洛夫 (110)    |
| 人生舞台 (前苏) .....        | 邦达列夫 (115)    |

## 两叶一芽

安纳德(1905— )，当代印度知名作家，用英语写作。他曾留学英国，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获得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国际和平奖金。他的小说主要描写印度的苦力和贱民生活，打破了印度文学传统的题材禁区，在手法上也充分吸取了西欧19世纪小说的精华。1937年出版代表作《两叶一芽》，反响剧烈，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攻击和禁止。1946年，在英国结束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之后再版，马上被译成多种印度及欧洲文字，在世界上享有一定声誉。

“人生就像一次旅行，”甘鼓搭着开往阿萨密的小火车，坐在马克斐逊茶园的工头布塔旁边，心里这样想。

他能看见窄轨铁道的机车沿着一道斜坡的边沿，穿过一片丛林时，在冒着烟、喘着气。

“到未知境界去的一次旅行，”当视线被那仿佛要把铁路线吞没的乌簇簇的树叶挡回来的时候，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的妻子萨贾妮，14岁的女儿丽蕙娜和还很小的儿子巴都坐在他的对面。他们一家从家乡迁出，已经连续走了十二

个昼夜。在家乡，他原有一所小破屋和三亩地，但因为给弟弟还债而被全部没收了。没法子，他只能领着全家跟着布塔到深山里的茶园去碰碰运气。据布塔说，茶园里活不重，赚的钱很多，生活很舒服，老板待工人就像是自家人一样。甘鼓但愿能够找到一份工作，或许真的能发一笔财，布塔以前不过是村里的一个剃头匠，现在气派确实有点不同了。

火车终于停下了，并不像布塔所允诺的有汽车来接他们，甘鼓带着一家人走过一段平原，再穿过一座原始森林，才到了布塔所说的茶园。前途是不可预测的，甘鼓先被领着见了帐房，帐房先生长着一副狡猾的面孔，说话尽挑威胁人的词语，完全不是布塔所讲的那个样子。

若力的住区座落在山谷的盆地里，是一色的盖着波纹铁皮屋顶的小砖房，当一家人走进属于他们的那一间屋时，萨贾妮十分满意。但甘鼓知道，这种房子并不适合印度的气候，冬天会太冷，夏天则太热。他们的邻居纳延出来欢迎他们，他在茶园已经工作二十年了。他坦率地告诉甘鼓，人要是不倒霉是会被骗到这儿来的，这儿就像一座监牢，这个监牢没有铁栅，却是个打不破的死牢，谁也不可能逃出去的。

纳延当即请甘鼓一家到他家吃晚饭，恰巧茶园协理韩特老爷来了，他那双色迷迷的眼睛一下便注意到了丽蕙娜，纳延赶紧帮着应付过去。老爷走后，纳延告诉甘鼓：“他是个爱胡闹的老爷，他老是喝醉酒。只要是有些姿色的女人，他可不管谁的妈谁的姐妹，他现在公开地姘着三个苦力女人呢！”

苦力们在开掘茶园，全都十分卖劲，没人有半丝松懈。韩特老爷来了。韩特平素总是以白人从事垦拓而十分自豪的。当他骑着马到处奔驰的时候，他的身子里，他的二头肌、三头肌、屁股肉、大腿肉、绑腿或是长筒靴下面的小腿肉里，都

会腾起一种强烈的奇怪的肉欲，一种纯粹由于身强力壮而产生的特异的狂热。他对苦力十分凶狠，总是随意鞭打他们，他认为苦力们生来懒惰，需要经常鞭策，“你得对他们厉害，因为你向他们表示自己不是软蛋，他们就会尊敬你！”他一向怎么想便怎么做。他从男苦力这边巡视到女苦力那边，他非常注意那些正在“两叶一芽，两叶一芽”地紧张采摘茶叶的女苦力，以便物色好下一个玩弄的对象，女苦力们更加害怕他。

一个星期下来，甘鼓算了算全家的收入，真是少得可怜，一家四口人劳动，一天连8个安那都没挣到，他完全明白了，布塔说的什么高工钱、不花钱的地、合同期满后就可以自己立业的那一套都是谎话。甘鼓真不明白：“难道跑来占有这块土地的老爷们都是拿谎话当真话把工人骗来的么？难道在这儿好人全要死绝，而恶人却该活着吗？”

星期日是休息的日子，甘鼓带着一家人到在茶园东两英里路的一个乡村集市上去赶集，他希望能从那里买回一些生活必需品，住区铺子里的东西全都贵得吓人。

可是集市上的东西一样很贵，摊贩老板对这些来买东西的穷人十分凶狠。甘鼓觉得他们的买卖就像是偷盗和抢劫一样。丽蕙娜本来想要一串项链，可是她理解父母的艰难，最终什么也没有要。

从市场回来后，甘鼓就病倒了。他感到身上收紧的肌肉绷得就像要啪的一声断掉的紧弦一样，骨头也仿佛要裂开来。他用软弱无力的双手抚着硬梆梆的大腿肉，全身发着高烧，不停地呻吟打滚。他的心卜卜地跳，他的老婆也帮着按他的腿，女儿用油按摩他的头，她们的眼睛瞌睡得发肿了。

稍稍平静了一会儿，太阳穴又疼得要炸似的。他把手挥过来又挥过去，仿佛用自卫的意志打退那死神的侵袭。他扭

着脸孔，难过得把脸弄成一副古怪可怖的歪曲相。

早晨，甘鼓终于从死神那里挣扎回来了。可是，他不知道，从他身上退掉的寒热，却染给了一夜都在照料他的萨贾妮。等约翰·德·拉·哈佛尔医生赶到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女人已经悄悄地死去了。

甘鼓家里传出了惨痛的哭叫声。

约翰医生早就提交了一份关于投资预防瘟疫流行的报告，可是查尔斯老板根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现在，不出约翰医生所料，瘟疫果然蔓延开来，查尔斯老板担心因此而影响生产。

为瘟疫忙碌的只是约翰一人。查尔斯老板和他的下属白人头头们照例聚在俱乐部玩乐，太太们更是闲得发慌，无聊得不知该干什么才好。俱乐部是他们的安慰，设在一座照北京皇宫的武英殿和凡尔赛宫的混合式样修成的大平屋里，有高大的房间和客厅彼此相连。里面的陈设好像一家英国的乡间酒店，摆着一架旧钢琴、镖枪板、褪了色的运动照片、威士忌广告的日历，还有少不了的打猎纪念品和武器。它座落在山谷的中心，宽阔的走廊俯临着一大片马球场、网球场、棒球场和花园，全都用密密的篱笆和成荫的树木防卫着，不让黑人、野兽和想找东西吃的牛羊闯进来。

查尔斯老板的女儿巴蓓娜也在俱乐部里，她在等约翰医生。她已经完全被他身上的那种力量和那种单纯而强烈的激情迷住了，以致他对祖国的评议和对苦力们的同情，都原谅了他。

约翰到底来了，不过他没有功夫和巴蓓娜谈点什么，他的心思全在害瘟疫的苦力们身上，而且他马上气愤地离开了俱乐部，因为韩特不许他的助手——一位黑人进去。巴蓓娜

气得直骂韩特“这般残忍狠心的家伙”。

萨贾妮的死使甘鼓震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一天在长时间寂寞中过去了。寂寞把记忆、回想，以及他自己和儿女们目前的痛苦像线似地地理在一起，并在他心头打成了一个结。他坐在那儿倾听自己的心跳声，他的小屋已经被隔离，谁也不许走近。当那男子汉的抵抗力瓦解的时候，他不禁嚎啕大哭起来，一连几个钟头都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中。他一生中的经历，有的像破水壶那样残破空洞，有的震颤着喜悦，但大多像日常做不完的工作那样平淡无奇，可全都与饥饿、恐惧分不开。

甘鼓没有钱为妻子送丧，他想求查尔斯老板借给他一点钱，但老板一脚把他踢出了办公室，骗子布塔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心肠，甘鼓只能去杂货商那儿借高利贷，虽然他知道高利贷的厉害，曾发誓无论多难也不能去借。

日子还得过下去，甘鼓还有两个孩子。约翰医生曾给他要来了一块地，于是，出身农家的甘鼓便把希望寄托在这块土地上，他只能靠着一把铲子耕种收播。

甘鼓变得更阴沉了，自从死了老婆他就不再爱说话，而那天女儿砍柴时又差点被巨蟒缠死。他的心因为承受了无边的痛苦而变得格外能宽恕人了。生活已经使他变得逆来顺受。在烈日之下操劳，播种，收割，料理各种各样的杂物，与自然搏斗，更锻炼了他的忍耐和容忍。信仰也更深了，他不知不觉地想在天堂和自己的命运之间架起一道光辉灿烂的梯子。保持缄默，忍辱受苦，宽恕别人，把心头毒瘤一样的情绪除掉——这便是他最内在的本能。

工头尼奥吉的老婆最近一直被韩特老爷霸占着，他家因

此而得到了五亩赏地。苦力们底下都在议论这事。这一天，女苦力们因讨厌尼奥吉那副为虎作伥的奴才样，不服他那严厉的监管，便和他老婆吵了起来，接着就打起架来了。尼奥吉气急败坏，抡起棍子，使劲地朝女苦力的腰间打去。于是苦力们开始聚集起来，工头一边骂着，一边漫无目标地朝每个人身上猛击。苦力们从各个方向聚拢来，白人老爷也吹着哨子，率领卫兵朝他们冲去。

“我要把你们全都枪毙掉，”勒吉·韩特老爷咆哮着，他扯着嗓子，不停地命令卫兵“打他们！”他自己咬紧嘴唇，骑马径直冲向人群中，男女和小孩完全陷于混乱，挤着、趴着、跑着，马从他们身上踩过去。受惊的人群恐惧透顶，争先恐后地逃跑，一片尖叫和号哭……

惨祸过后，人们遍体鳞伤，饮泣呻吟。甘鼓突然对大家说：“弟兄们，我们必须上医院去，把情况告诉医生老爷。”受伤的苦力需要医治，已经有人被打死了。甘鼓心里那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思想，暂时被一种闪耀着复仇精神的杀人怒火代替了，人群跟着他朝医院冲去。

苦力们高呼着“医生老爷万岁”的口号，这声浪远远地传到约翰医生耳里。这些驯良的、没有胆量的苦力们，他们除了在霍里节就不曾提高嗓子叫喊过，这些总是带着一副极端愚蠢的面孔在种植园里默默走动，驯服得连野兽侵犯的时候都不敢喊叫的人，现在怒吼了。约翰医生觉得这呼声不可思议，一定是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把他们打击得什么都不顾了。

“你们为什么要让他们打呢？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全体都还手呢？”约翰医生弄明白了事情的端由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苦力们说。

必须去向经理大老爷报告，可是约翰医生不得不决定，究竟是与活着的人一道去向经理大老爷控诉呢，还是去看护奄奄一息的人。他静静地站在那儿，感到整个山谷中的痛苦在他面前变成了真实的东西，就像头顶着一堵坚实的墙一样。这个山谷中的痛苦，这个国家和其他一切国家的痛苦，变成了一大片看不见的不可穿越的硬东西。他鼓励苦力们：“拿出胆量来，苦鼓。你们大家全都拿出胆量来，团结在一起，去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经理大老爷。告诉他，如果他不给你们主持公道，你们便不干活。告诉他，是我打发你们去的。我过一会儿再亲自对他说。”

苦力们向经理的办公室慢慢走去，甘鼓沉默着，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倦怠。他的心里已经排除了所有的愤怒、疲倦和痛苦，生与死仿佛已经合而为一，宇宙间除了一种无情的劫数已没有希望。他感到有股说不出的苦寂，他的沉默像一块岩石一样屹立在他的面前，在众人的每一句恶语和每一种喧嚣的姿态中，都回荡着他那无尽的苦难。

苦力们突然被经理大老爷、协理老爷和他们的卫兵堵在路上，可怜的苦力们被这些凶神恶煞的步枪赶得七零八落，他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有力量对付这些凶狠的老爷。

老爷们也被这前所未有的阵势吓坏了，经理大老爷尤其担心叛乱扩大，影响生产。俱乐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座要塞，女士们提心吊胆地在餐厅的行军床上度过了一夜，男人们则穿起了军服，与看守们一道轮班守卫。他们已经拍了电报到西尔赫特去请警察，到曼里浦尔去请军队，到加尔各答去请空军了，他们竭力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焦急地等待着部队在天边出现。

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在山谷上空出现，苦力们被这些不明来历的铁鸟弄得惊慌失措，竞相逃命，约翰医生赶来了，他要带领苦力们一齐行动，可是经理大老爷带着一队穿咔叽制服的英国兵从对面出现了。枪弹一排排地迎面飞来，跟随他的人群又被驱散了。查尔斯老板远远地站在对面，用一种手势向约翰医生宣布：“你已经被解雇了！”

约翰医生因同情苦力遭致失业，他就要离开阿萨密到别的地方去谋生，更伤心的是，曾经属于他的巴蓓娜明确表示与他断绝关系，他根本无力挽救这种结局。也许人都是这样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的吧。说了一句话，发生了一件什么事，一件什么最细小的事，透了一口气或是刮了一阵风，人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就像一道深渊似的横在他们中间了。说实在话，他需要这个女孩子，不管她是怎样的人，不管她要怎样，他都想娶她，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曾体会到一种与任何别的人在一起所不曾体会到的奇怪的柔情。他可以不怕嘲笑地对所有的人大声说，他要这个女孩子。他想带她一起去到新的地方，可是这个女孩子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她再次坚决地拒绝了。

对甘鼓来说，生活又安定下来，恢复了它沉闷的常规。他和他的孩子都安然度过了乱子。虽然他和几名苦力一起曾被指控为暴民中的魁首，被带到经理老爷面前，罚了五十卢比，由工钱里扣除，但他究竟被赐予了做奴隶的自由。在别人看来，他已经被吓到足以丧魂落魄地匍匐在老爷们面前的程度了。他在白白地上诉了一场之后已经答应缴纳罚款，并且连一点做样子的鸣冤叫屈举动也没有，又承受了一切别的惩罚。

可是在他自己方面，他却在不时的咕哝中，在偶尔发出来的呜咽和自怜的细语中抗辩着，在一个人的独白中抗辩着。

这种独白不断引起他女儿的焦虑，她认为他准是疯了，也不断引起他儿子的焦虑，别是给魔鬼或是妖精迷着了。但是，在暴动后，眼看着自己苦力兄弟遭受镇压，希望落空，又感到自己厄运难逃，他心焦如焚，视力发生了错觉，因此他常常看见白种人的军队慢慢地爬上山来，刺刀闪闪发亮地露在阳光里，他们的脸浴着一片血色，他们铁青色的眼睛嵌在眨也不眨的眼眶里，他们的制服是土灰色的，这使他们带着一副死人的神气，好像刚从坟墓里钻出来似的……

这种幻景常常迟迟不去，使他经常处于惊恐状态中，有时候突然转身往回走，仿佛那越来越远的人群是向他冲来似的。他会低着头，跪下来，生怕他们眼里刺刀般的闪光会撕裂他。他会数起假想的念珠上的珠子，大声喊道：“老天爷啊，菩萨啊，救救我吧。免我遭到仇敌的惩罚吧。我老婆死了！我孩子们还年轻！我的心在流泪啊！”

有时候，他坐在那儿，默默地沉思着他的命运，感觉时间仿佛在稀薄的空气中停顿了，而他那混浊的头脑仿佛已经洗去了一切偏见的污迹，变成了可以把整个宇宙包罗在内的太阳。在这种神志恍惚的境界中，一生没看到、听到、想到的事，都看到、听到、想到了。他会自言自语地说：“我一向总是说，现在还是说，尽管大地被人买卖没收，老天爷可从来没有意思要叫这么办的，因为他不喜欢有人过舒服日子，有人却受穷受苦。他创造的土地足够养活天下所有的人，可是有许多人却饿死了，大多数人却终生都在贫穷的沉重拖累下过日子，好像大地是为少数人，而不是为一切人而创造的！”

在他那空漠的脑海里，虽然有冥冥的神说出将为时间所应验的预言，但是他对自己不存在一点希望。只有当他坐在屋外，眺望山谷时，他还能看见河边的稻田里，秧苗正在生

长。当那条河潺潺不断地流着，穿过一块块苦力的配给地向前流去的时候，甘鼓从它获得了一种永生不灭的奇怪感觉。

他会一连几天地凝神望着河道，留心地看着河水流过大块的岩石和小块的鹅卵石，从一股股喧哗怒吼的大瀑布上冲下去，漫进山谷，用它凉幽幽的水替大地沐浴，按摩妇女们的脚踝，陪着孩子们游戏，叫人们的心灵苏生，营救那些弯垂在它激流之上的嫩树和芦苇。他渐渐把这条河看做是一种将万物的重担都承担在自己胸上的创造力量了。但有时也意识到这股自然力的潜在毁灭性。他感觉到，它早晚会出其不意地淹死穷人，改变方向，怀着要摧毁一切的愤怒漫过大地的。可是，他自己一生已经遭遇过那样多的兴衰成败，而那种经常担忧的沉痛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他的身体细胞，因而他不觉得这种恐惧有什么难以抵挡。他甚至把这条河看成是一种慰藉。

甘鼓有还不清的债务，他要缴清经理太老爷对他的罚款，要偿还安葬老婆时欠下的债，偿还为了买种籽来播种他那块地欠下的债，偿还买粮时的赊帐，除此之外，不消说，他还得偿还这一笔笔债的高额利息。这笔利息已在财主的帐簿上堆积起来了，也已重重地压在甘鼓的心上了。

甘鼓开始听天由命了。当人在困难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当一种灰色昏暗的逃避变成了他日日夜夜生活于其中的氛围的时候，他不仅会决心忍受那最可怕的羞辱，同时他也会对任何一件幸运的事情显出冷淡。他对一切无动于衷，死气沉沉，听凭时间的消逝，一直到他心里的钟摆停止运动为止。甘鼓甚至不再感到需要什么金子、银子，他只想要能有东西糊口。

像以前在村里一样，甘鼓现在整天像牛马一样地勤苦干活，同时，也照他那一套浅薄愚钝的方式去理解一切。他认

识到自己和老板之间的区别，甚至像年轻时的那些日子一样，有意识地抵御着仇恨、恐怖和忧伤的刺激。可是在空虚的涅槃的至乐中，他却是超然忘我的。他听天由命地垂着头，不过看上去他却像在等待着某种事情，某种他不知道是什么的事情一样。

这件事情终于发生了！

一天傍晚，丽惹娜正在山坡上采茶，不幸被路过的茶园协理勒吉·韩特纠缠上了。正是在甘鼓一家到达此地的第一天，色鬼韩特便注意到苦力甘鼓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丽惹娜在绝望中拼命逃跑，韩特则欲火中烧，凶猛追赶，当甘鼓闻讯赶来的时候，这位为了寻欢作乐敢冒任何风险的淫棍老爷掏出了手枪：一枪，两枪，三枪。

甘鼓哼了一声，仰天倒了下去。

法庭审判结论是：勒吉·韩特无罪开释。

## 日子

塔哈·侯赛因(1889—1973)，埃及著名作家，本世纪30年代以来阿拉伯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3岁因病双目失明。1902年进入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接受伊斯兰传统文化教育，1908年入埃及大学学习历史、文学和外语。1924年获埃及第一个博士学位，后赴法留学，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发表《鹈鸟声声》、《诗人》、《苦难树》等中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大地受难者》。《日子》是一部自传性散文，分三卷，通过回忆往昔，反映了20世纪初年埃及一部分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追求，被誉为阿拉伯近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他在父亲十三个子女中行七，在十一个同母所生的兄弟姐妹中行五。他曾经觉得自己在这样多的孩子们中间，占据着一种和兄弟姐妹们不同的特殊地位。他分辨不出这种地位使他感到痛苦还是满足。有时，他感到母亲的慈祥和怜惜中含着轻蔑，有时又变成了粗暴；而父亲的温煦和抚爱是冷落，甚至是疏远。兄弟姐妹们的拘谨也使他感到痛苦，因为他觉得其中含有轻视意味的同情。不久，他就明白了这一切的原

因——他们比自己优越，能做他力不能及的事，而自己，因为三岁时患眼病，被庸医治瞎了双眼。这使他感到委屈，这种委屈不久就变成了沉默的悲哀。

他自幼就好学，可是对于所经历的不懂的事物却不能进一步地观察了解，这给他带来许多痛苦和烦恼，使他变得具有极强的自尊心。除了不太劳累，不致受人嘲笑和怜悯的游戏娱乐之外，他不参加任何活动，他常常站在那些正在一块玩的兄弟们或同伴们旁边，用想象琢磨他们的游戏，而不亲自参加。因为行动不便，他最喜欢听诗人吟诵，父亲和朋友们、母亲和女伴们谈话。用这种方式，他知道了远征和战争的古史，诗人安塔拉和埃及马姆鲁克王朝开国君主扎希尔·贝巴尔斯的故事，先知、隐者、虔诚的教徒的故事以及各种箴言和教义。夜晚，诗人吟诵关于希兰和加萨尼部落的故事，他总是坐在大人群中，用心地听着，而且连这些故事给听众留下的印象都记在心里。母亲唱的喜歌、哀歌婉转动人，常常使他感动得哭起来，他记下了许多歌词，也记下了许多严肃的故事和诙谐的笑话。在他还不到9岁时，就记下了许多许多东西，还在学塾里背会了《古兰经》。

凡是能背诵《古兰经》的人，不论年纪大小，一律都被称为雪赫。父母亲称他为雪赫，学塾的老师西迪讨好他时，也称他为雪赫。我们的雪赫是一个瘦小枯干、面色发黄的孩子，丝毫沒有雪赫的气概和仪表。父亲在他的名字上加上值得自豪的赞美词，也只是出于尊重和恭维，并非由于对他的喜爱。他本人最初听到这个称呼是喜欢的，他期待得到其他的鼓舞和奖励，希望自己真的做一个戴缠头软帽，穿竺巴长袍的雪赫，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到，什么权力也没有。所以，仅仅几天的功夫，他就厌恶了这个称号，他感觉生活里充满欺骗

和谎言，他觉得人们，甚至他的父亲都在欺侮他，亲子之情也未能阻止父母说谎、耍笑和欺骗。他对于父母的引诱和吹嘘也就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盼望着那位在开罗著名的爱资哈尔神学院读书的哥哥快回来度假，好把他带到开罗，让他变成真正的雪赫，让人们尊敬地称他“安拉的邻人”。

西迪教他背会《古兰经》后，就让学长每天检查他一次，然后放他出去玩儿。学长的怪脾气并不比西迪少。他是个瘦高个的青年，生来还没交过好运道。他试做过许多工作，哪样也没成功。他被生活逼得再也忍受不了了，来找西迪诉苦。西迪让他担任学长职务，分四分之一收入给他。他恨西迪、看不起西迪，表面却拍他马屁。西迪也讨厌他，因为他欺负西迪双目失明，一起吃饭时总贪吃最好的美味。虽然他们彼此憎恨，却不得不相互依靠；一个需要维持生活，另一个需要有人来替他处理学塾的事情。

孩子按照规定开始每天在学长面前背诵《古兰经》，但是这种情况连三天都没维持住。他和学长达成了偷懒的协议。学长并不满足这种使他和孩子相安无事的协议，他常吓唬孩子要去告状。因为好几个月没有念经，孩子很怕西迪考他，就用一切手段，甚至把午饭奉献出来贿赂学长不要声张。这种经常的贿赂使学长逐渐喜欢他、信任他、依靠他。要他教一些更小的孩子读《古兰经》或听一些学生复读和背诵。他用学长的办法对付孩子们，孩子们懂得了这一套，也开始向他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开始从孩子们手里取回了付给学长的贿赂。因为他家里不缺什么，孩子们很难取得他的好感。然而有一种特殊的贿赂是他最喜欢、也最能鼓励他玩忽自己的职责，那就是给他讲故事和神话，送他书籍。现在，我们的朋友就这样既行贿赂，又收贿赂，既欺人又被人欺，《古兰经》